



鲁迅生平与 文稿考证

葛 涛◎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鲁迅生平与 文稿考证

葛 涛◎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生平与文稿考证/葛涛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7. 3

(国家社科基金丛书)

ISBN 978-7-5664-1381-9

I. ①鲁… II. ①葛… III. ①鲁迅(1881—1936)一生平事迹②鲁迅著作研究 IV. ①K825.6②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0301 号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 2014 年度一般项目“国内六家鲁迅纪念馆的历史和现状研究(1951—2016)”[编号:14BZW104]的阶段性成果

鲁迅生平与文稿考证

葛 涛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30mm

印 张: 25.5

字 数: 41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ISBN 978-7-5664-1381-9

策划编辑: 卢 坡

责任编辑: 赵 丽 朱 荣 卢 坡

责任印制: 陈 如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目 录

鲁迅佚文研究	1
新发现的鲁迅的六则佚文考释	1
新发现的鲁迅校对《嵇康集》的手稿考释	18
新发现的两幅鲁迅搜集、整理汉画像的手稿考释	28
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的三封书信考释	
——兼为《新发现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一文补正	38
鲁迅博物馆藏鲁迅等六人联名致沈颺民的书信考释	50
鲁迅给姚克的请柬补正	61
再谈鲁迅给姚克的请柬	64
鲁迅自拟的杂文文集编目手稿考释	68
鲁迅诉章士钊的诉状与互辩书考论	
——兼谈章士钊的两则佚文	74
赵荫棠与鲁迅的交往考略	
——兼谈鲁迅的一封信	89
鲁迅手稿研究	95
鲁迅书信的附件应当完整地收入《鲁迅全集》	95
“异国情调”与“中国化”:鲁迅所译的三篇契诃夫小说的翻译手稿研究	
.....	115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	
——鲁迅从德文翻译的《死魂灵》第一卷手稿研究	124

鲁迅藏品研究	140
鲁迅挂在“老虎尾巴”书房中的安特莱夫照片应当恢复	140
鲁迅博物馆收藏的两个关于内山书店资料考释	147
从一个新发现的鲁迅手写的购书单再谈鲁迅与嘉业堂所刻书	153
新发现的鲁迅与光华书局的书账考释	163
鲁迅收藏的“翟煞鬼墓记石”	169
鲁迅收藏的“大同十一年砖”砚	172
鲁迅收藏的“君子馆砖”	174
鲁迅作品版本研究	177
《三闲集》版本汇校札记	177
鲁迅博物馆藏鲁迅小说《长明灯》的各版本汇校札记	211
再谈鲁迅为“文艺连丛”撰写的出版广告	221
写在鲁迅著作版本的边上 ——略谈几则题跋	226
鲁迅生平史实研究	233
鲁迅、寿洙邻与周作人的一则佚文考论	233
许广平关于鲁迅的一则佚文考论	235
从新发现的李立三讲话记录再谈李立三和鲁迅的会见情况 ——兼向朱正先生请教	238
再谈《域外小说集》的存世数量	249
鲁迅关心“左翼”文艺青年的历史见证	253
鲁迅传播研究	261
唐弢与鲁迅藏书的保护	261
布道者萧军在延安传播鲁迅活动考 ——以萧军编辑的《鲁迅先生纪念史料辑存选录》为中心	267

萧军和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交往及论争	
——以萧军的日记和致胡乔木的三封书信为中心	291
真实刻画中国抗战的珍贵史料	
——胡风收藏的抗战版画	309
《七月》杂志对鲁迅的传播与接受	316
塑造鲁迅银幕形象背后的权力政治	
——以《〈鲁迅传〉座谈会记录》为中心	321
从“革命家鲁迅”到“文学家鲁迅”:20 世纪 60 年代塑造鲁迅银幕形象的艰难尝试	
——以夏衍的集外佚作电影剧本《鲁迅传》第四稿的手稿为中心	338
百年中国鲁迅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351
 鲁迅友人研究	 364
曹靖华的三封集外书信考释	364
李霁野集外的五封书信及一篇文章考释	368
茅盾谈电影剧本《鲁迅传》的两则佚文考释	378
文物背后的历史信息	
——萧军、萧红寄存许广平处的物品释读	385

新发现的鲁迅的六则佚文考释

鲁迅先生的文章经过数代鲁迅研究者的努力,基本都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2005 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和人民出版社在 2009 年出版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之中了,但是笔者在查找资料时又新发现了一些没有被收入这两部《鲁迅全集》之中的鲁迅的散篇文字,在 2013 年鲁迅研究这门学科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特集中介绍这些新发现的鲁迅散篇文字。

一、新发现的现存最早的鲁迅手迹《拟购书目》考释

根据有关鲁迅文物的记载,现存的鲁迅最早的手迹是绍兴鲁迅纪念馆收藏的鲁迅在 1897 年 7 月手抄的《二树山人写梅歌》,但是笔者近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库房中偶然发现一个鲁迅打算向上海点石斋书局购买书籍的《拟购书目》。据周作人的考证,这个鲁迅的《拟购书目》当写在 1897 年之前,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可能是比《二树山人写梅歌》更早的鲁迅手迹。

为了准确地释读出鲁迅的这个《拟购书目》,笔者请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王坤宇博士帮助辨认,终于大致还原出鲁迅的原文如下:

拟购书目

校邠庐逸笺

三角

泛槎图

四本

一元

历代名媛图说

二本

七角

梦迹图	一本	三角五分
晚笑堂画传	二本	二角八分
广陵名胜图	二本	八角五分
牧牛图	一本	八角
毓秀堂画传	四本	二角
劫火纪焚	一本	八角五分
任阜长名将图	二本	二元
百孝图	二本	三角
梅野人竹图		八角
沈桐敬王继遗事		七角
十五完人墨迹		四角
赵之谦琴旨		一角一分
上海点石斋图局新售		

周作人还为这个《拟购书目》写了一个说明，文字如下：

拟购书目为鲁迅早年笔迹，夹在伯宜公遗书石印十三经注疏中，时间大概为光绪丁酉（一八九七）年以前，因其中晚笑堂画传其时已经购得。海上名人画稿二册亦系早年可购之书，此书曾经伯宜公见过，当在光绪丙申上半年中。（伯宜公于丙申九月去世。）

椿寿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三日生

同戊戌（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初八日九十[时？]

小像系于己亥（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二日托叶雨香画师所画。

周作人说鲁迅手写《拟购书目》的时间在 1897 年之前，如果他的回忆正确的话，那么这个《拟购书目》就应当写在 1894 年 4 月鲁迅从亲戚家避难回到家中之后到 1896 年 12 月之间，因此也应当是现存最早的鲁迅手迹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拟购书目》按照《鲁迅全集》的编辑体例，也应当作为鲁迅的佚文收入《鲁迅全集》。另外，周作人的这段说明文字也应当算作周作人未收集的集外佚文。

笔者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和浙江图书馆网站检索了一下这个书目中的图书，大致了解了这几本书的版本概况：

《校邠庐逸笈》是清代冯桂芬（1809—1874）所撰，上海点石斋书局 1885 年出版；《泛槎图》是清代张宝所绘，上海点石斋书局 1885 年出版；《历代名媛

图说》是汉代刘向所撰,明代汪氏增辑录,明代仇英绘图,上海点石斋书局 1879 年出版;《梦迹图》是清代宝琳所绘,上海点石斋书局 1875 年出版;《晚笑堂画传》是清代上官周撰写并绘图,出版机构和时间不详;《牧牛图》,上海点石斋书局 1880 年出版;《毓秀堂画传》,清代王墀绘,上海点石斋书局 1883 年出版;《劫火纪焚》是清代何贵笙(1841—1894)所撰,具体出版机构和时间不详;《任阜长名将图》是清代任熏所绘,平江沈氏 1887 年出版;《百孝图》是清代胡文炳辑录,清代谢仁澍书写,具体出版机构和出版时间不详。另外,《广陵名胜图》《梅野人竹图》《沈桐敬王继遗事》《十五完人墨迹》和《赵之谦琴旨》这几本书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从上述简单的版本信息中可以看出,鲁迅当时所打算购买的图书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点石斋书局出版的各种石印本画册和书法书籍,可以说,鲁迅购买这些画册和书籍主要用于阅读和影写练习。

据周作人回忆,因为父母担心自己和鲁迅受到祖父的“科场案”的牵连,而被送到皇甫庄和小皋埠的亲戚家中躲避(1893 年八九月到 1894 年 4 月),鲁迅“在皇甫庄和小皋埠所受的影响立即向着两方面发展,一是开始买新书,二是继续影写图画。鲁迅回家后所买的第一部新书,大概是也应当是那两册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鲁迅那时“买到的画谱,据我所记得的,有《芥子园画传》四集,《天下名山图咏》,《古今名人画谱》,《海上名人画稿》,《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晚笑堂画传》本版本尚有流传,所以也买到原本,别的都是石印新书了。有几种旧的买不到,从别人处借了来看,觉得可喜,则用荆川纸蒙在书上,把它影写下来。这回所写的比以前《荡寇志》要进一步,不是小说的绣像,而是纯粹的绘画了。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诗中画》,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耐心的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①。

从周作人的上述回忆中,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鲁迅对美术非常热爱,甚至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影描两卷本的《诗中画》。可以说,少年鲁迅的这个《拟购书目》就是他喜爱美术的最好见证之一,而少年鲁迅对美术的热爱也为他后来所从事的推广木刻和翻印古代笺谱等美术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进步的美术运动。

^① 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止庵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04—406 页。

二、新发现的鲁迅致蔡元培书信考释

笔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库查看资料时偶然看到鲁迅在一张盖有“春阳写真馆”印章的装照片的袋子的正面写下了如下文字：

呈

蔡子民先生

树人

另外，鲁迅在一个小一号的装照片的袋子上写有如下文字：

介绍

荆有麟君面奉

蔡子民先生

周树人

十二月六日

在这张纸上标有 0014 的号码，并有“已办”字样。与上述信封和信纸在一起的还有鲁迅写在两张稿纸上的致蔡元培的信件，分别标有 0015 和 0016 的号码，已经被《鲁迅全集》收录。信的内容如下：

子民先生几下，谨启者：久违雅范，结念弥深，伏知贤劳，未敢趋谒。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忠于国事，服务已久，近知江北一带，颇有散兵，半是北军旧属，既失渠率，逆散江湖，出没不常，亦为民患。荆君往昔之同学及同乡辈，间亦流落其中，得悉彼辈近态，本非夙心，倘有所依，极甘归命，因思招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忧，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诚为两得。已曾历访数处，贡其款诚，尤切希一聆先生教示，以为轨臬。辄不揣微末，特为介绍，进谒台端，倘蒙假以颜色，俾毕其词，更赐指挥，实为万幸。肃此布达，敬请

道安。

后学周树人启上 十二月六日^①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95页。

从上述鲁迅写在照片袋上的文字和一张牛皮纸上的文字来看,这实际上是一封介绍荆有麟去拜见蔡元培的介绍信,也就是说,鲁迅在1927年12月6日给蔡元培实际上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介绍荆有麟去拜见蔡元培的介绍信,第二封是鲁迅向蔡元培推荐荆有麟去江北接收改编散兵的推荐信,后者虽然已经收入《鲁迅全集》之中,但是和第二封信在一起的第一封信却一直被研究者忽视,没有被公开披露过,应当是鲁迅的佚文。从鲁迅博物馆文物来源档案中可以看到,这两封鲁迅致蔡元培的信都是1978年5月27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交国家文物局后划拨给鲁迅博物馆的,经手人是鲁迅博物馆当时负责文物保管工作的叶淑穗女士。

查鲁迅日记(按:本文所引鲁迅日记内容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可以看出,鲁迅在1926年10月3日到上海后和荆有麟的来往仍然比较密切,从10月21日到11月17日,有1次会见,2次回信,3次收信的记载。此后的鲁迅日记中便没有关于荆有麟的记录,直到1927年12月1日才有荆有麟来访并邀午餐的记录。此后,鲁迅日记有荆有麟频繁来访的记载,其中在12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有麟来,付以致蔡先生信。”从上述两封鲁迅书信可以看出,荆有麟频繁登门访问鲁迅,是想让鲁迅介绍他拜访蔡元培,获得去江北收编散兵的差事。查王世儒编撰的《蔡元培先生年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没有看到蔡元培在1927年12月接见荆有麟的记载,而且从年谱中可以看出蔡元培在12月份比较忙。另外,鲁迅日记在12月9日、11日、12日、20日、23日、24日、26日、30日虽然有荆有麟来访的记载,并有13日收到荆有麟书信的记载,但没有收到蔡元培回信的记载。不过,从保存下来的那个装有鲁迅致蔡元培书信的照片袋上留下的“已办”两个字,可以推测出,荆有麟已经拿着鲁迅的介绍信和书信拜访了蔡元培,并获得了蔡元培的帮忙。《鲁迅全集》17卷对荆有麟的注释如下:“1927年5月在南京办《市民日报》,后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1928年任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1930至1931先后在河北怀远县及江苏萧县任教员,1936年为国民党中央考选委员会委员,后加入国民党中央、军统特务组织。”^①从荆有麟在1928年担任国民党第22独立师秘书长一职来看,大约这次蔡元培帮助荆有麟获得了他想要的工作。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7卷,第170—171页。

三、新发现的鲁迅题《初期白话诗稿》佚文考释

笔者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库看到鲁迅在刘半农撰写的《初期白话诗稿》一书扉页上有如下的题字：

刘半农所赠五本之一，以此分送季市兄也。

鲁迅记（并盖“鲁迅”印）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上海

查鲁迅日记，1933年3月1日的日记记载：“得静农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五本，半农所赠。得季市（按：即许寿裳）信。……夜寄母亲信。复静农信。”查鲁迅书信，鲁迅在1933年3月1日致台静农的信中告诉台静农收到了《初期白话诗稿》：“静农兄：二月廿四信，讲稿并白话诗五本，今日同时收到。”鲁迅收到5本《初期白话诗稿》后很快就又把该书送给了几位朋友。鲁迅在3月5日的日记记载：“晚端仁及雁宾（按：即茅盾）来，同至聚风楼夜饭，共五人。赠端仁、雁宾以《初期白话诗稿》各一本。”鲁迅在3月9日的日记记载：“季市来，赠以《竖琴》两本，《初期白话诗稿》一本。”鲁迅还特地在送给许寿裳的这本《初期白话诗稿》的扉页上题写了几句话，从落款时间可以看出鲁迅是在收到此书的次日即3月2日就准备送给许寿裳。通过鲁迅书信可以看出，鲁迅在3月2日写信告诉许寿裳已经委托内山书店直接给他邮寄了两本代买的儿童心理学书籍，大约是因为这两本儿童心理学书籍是从内山书店购买并由内山书店直接邮寄，所以鲁迅没有把这本《初期白话诗稿》和代买的两本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一块邮寄，直到3月9日，许寿裳来访，鲁迅才面交给他。不过，从鲁迅收到《初期白话诗稿》的次日就题款送给许寿裳也可以看出两人的友谊之深厚。

因为这本《初期白话诗稿》扉页上有鲁迅的手迹，所以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鲁迅博物馆文物库房之中。从鲁迅博物馆文物来源档案中可以看到，这本书是1957年从许寿裳的藏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由陶伯勤（按：是许寿裳夫人）女士捐赠，经手人是鲁迅博物馆当时负责文物工作的许羨苏和叶淑穗两位女士。因为查阅鲁迅的文物比较困难，所以鲁迅的这个题词不被研究者所知，也因此一直没有被公开发表过。

鲁迅收到了5本《初期白话诗稿》，在日记中记载有3本送给了友人，其余2本自己保存留念了。据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在线装本子部第七艺术类记载：《初期白话诗稿》，刘复辑，民国二十二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彩色影印本一册，白纸本另一部。另外，从鲁迅博物馆的藏书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出现有《初期白话诗稿》4本：鲁迅题款赠许寿裳的一本，鲁迅本人藏书中的两本，钱玄同藏书中的一本。另外，查鲁迅日记可以看出宋紫佩也送给鲁迅一本《初期白话诗稿》，鲁迅在6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得紫佩信并《初期白话诗稿》一本，五月三十日发。”笔者推测，有可能这一本书是由周作人在收到刘半农交来的样书之后交给宋紫佩转寄给鲁迅的，因为《初期白话诗稿》也保留了周作人为鲁迅抄写的两首诗的手稿，只是这一本的下落待考。

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在当时作诗署名唐俟，那时他和周岂明先生同住在绍兴县馆里，诗稿是岂明代抄，鲁迅自己写了个名字。现在岂明住在北平，鲁迅住在上海，恐怕不容易再有那样合作的机会，这一点稿子，也就很可珍贵了。”^①周作人抄写鲁迅的两首诗投寄给《新青年》的编辑刘半农，这显示出周氏兄弟的亲密关系，但是鲁迅和周作人在1923年决裂之后就几乎没有往来，这本《初期白话诗稿》为周氏兄弟的友谊提供了一个历史见证。此外，这一本《初期白话诗稿》也是鲁迅和刘半农友谊的一个历史见证，收入《初期白话诗稿》的鲁迅的这两首诗就是刘半农亲自约稿并编辑发表的。

四、新发现的鲁迅致萧军的书信考释

鲁迅在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的过程中开始搜集《死魂灵》的相关插图，但是一直没有寻找到比较满意的插图，他在1935年5月22日致孟十还的信中这样说：

《死魂灵》的插图，《世界文库》第一本已用 Taburin 作，不能改了，但此公只画到第六章为止，新近友人寄给我一套别人的插图，共十二幅，亦只画到第六章为止，不知何故。那一本插图多的，我想看一看，但不急，只要便中带给我，或放在文学社，托其转送就好了。

^①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听说还有一种插图的大本,也有一二百幅,还是革命前出版,现在恐怕得不到了。^①

鲁迅信中所说的有一二百幅图的书就是俄国画家阿庚所绘的《死魂灵百图》。孟十还知道鲁迅在搜集《死魂灵》的插图,就留意为鲁迅多方寻找好的插图,在11月4日偶然于一家旧书店中发现了一本阿庚所绘的《死魂灵百图》,就在当晚写信告诉鲁迅。鲁迅在11月6日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复信并托友人转交给孟十还25元钱用于购买这本书。

鲁迅致孟十还的这封书信保存下来并被收入《鲁迅全集》,信的内容如下:

十还先生:四夜信收到。那本画集决计把它买来,今托友送上大洋二十五元,乞先生前去买下为托。将来也许可以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顺便奉送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D. Q.》美术版一本,据说那边已经绝版,我另有一本。但这一本订线已脱,须修一修耳。又中译本一册,印得很坏,我上印刷所的当的。不过译文出于瞿君之手,想必还好。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顿首

十一月六日^②

不过,通过查鲁迅博物馆库房所保存的这封信,可以看出这封信并没有通过邮局邮寄,而是通过友人转交的,另外,还发现在信封上有鲁迅的如下手迹:

外书一包,洋二十五元,乞面交环龙路一六六号江苏饭店三楼孟十还先生收。

豫托 十一月六日

这幅手迹此前从未发表过,鲜为人知。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文字虽然写在信封上,但是有实质性的内容,是一封委托友人转交书、钱等给孟十还的短信,应当算作鲁迅的佚文收入《鲁迅全集》之中。

另外,从上述鲁迅手迹内容可以判断,鲁迅把11月6日写给孟十还的信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464—465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577—578页。

及赠送给孟十还的两本书籍和委托孟十还代购《死魂灵百图》的书款 25 元是委托友人一块转交给孟十还的。那么这位友人是谁呢？

从鲁迅在 1935 年 11 月 6 日的日记内容中可以推测出，鲁迅很可能是在晚上宴请萧军、萧红夫妇后通过萧军把书和钱转交给孟十还的，因为萧军、萧红夫妇和孟十还都是东北作家，彼此交往密切。

孟十还收到鲁迅的信和购书款之后很快就把鲁迅渴望已久的《死魂灵百图》买下并通过黄源转交给鲁迅。可惜的是，孟十还的这两封书信连同他在此前后给鲁迅的所有书信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 1935 年 11 月 15 日签赠给孟十还的精装本《死魂灵》也于 2006 年在上海被发现，鲁迅在书上题写了如下的文字：

这是重译的书，以呈十还先生，所谓“班门弄斧”者是也。

鲁迅（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

从上述题写在《死魂灵》一书上文字可以看出鲁迅和孟十还当时的交往状况，以及鲁迅对孟十还俄语水平的高度评价。这则题字已经被收入人民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之中了。

五、鲁迅编辑瞿秋白的文集时的两则佚文考释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上海的《申报》在次日就报道了这一消息。鲁迅在得到瞿秋白被杀害的确切消息之后，心情非常悲痛，决定为瞿秋白编一部文集来纪念这位知己。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来看，鲁迅和茅盾、郑振铎等人讨论了瞿秋白文集的编选问题，杨之华认为瞿秋白的创作重要，主张先出版瞿秋白的创作文集，而鲁迅在 1935 年 9 月 11 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说：

关于集印遗文事，前曾与沈先生商定，先印译文。现集稿大旨就绪，约已有六十至六十五万字，拟分两册，上册论文，除一二短篇外，均未发表过；下册则为诗，剧，小说之类，大多数已曾发表。草目附呈。

.....

密斯杨之意，又与我们有此不同。她以为写作要紧，翻译倒在

其次。但他的写作,编辑较难,而且单是翻译,字数已有这许多,再加一本,既拖时日,又加经费,实不易办。我想仍不如先将翻译出版,一面渐渐收集作品,俟译集售去若干,经济可以周转,再图其它可耳。^①

鲁迅为了尽可能把瞿秋白的译文收齐,以二百元从现代书局赎回瞿秋白的《高尔基论文艺集》和《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两部译作,从1935年10月22日开始编辑工作。一个月之后,30余万字的《海上述林》上卷编就。至于编法,鲁迅后来在1936年10月15日致曹白的信中说:“《述林》是纪念的意义居多,所以竭力保存原样,译名不加统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错处,我也并不改正——让将来中国的公漠学院来办罢。”^②但是,笔者在鲁迅博物馆资料库中看到了一份鲁迅手写的《瞿秋白文集编目》,和一份由许广平女士在1956年随同保存在她那里的瞿秋白遗物一起捐献给鲁迅博物馆的不知何人手写的《瞿秋白文稿目录》(从手迹来看,既不像许广平的字,也不像杨之华的字,鉴于梅志协助鲁迅编辑《海上述林》,笔者推测这份保存在瞿秋白遗物中的瞿秋白文稿目录可能是梅志手写的),从这两份目录不仅可以看出鲁迅是在别人提供的《瞿秋白文稿目录》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后编写完成《瞿秋白文集编目》的,而且也可以看出鲁迅最初也是准备把瞿秋白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在精选之后一起出版的。需要指出的是,《瞿秋白文稿编目》中没有瞿秋白与鲁迅合作并以鲁迅笔名发表的那12篇杂文,这可能是因为鲁迅认为这些杂文是瞿秋白和他合作撰写的。

鉴于鲁迅手写的《瞿秋白文集编目》还没有被收入《鲁迅全集》,也很少有研究者对此编目进行研究,特此把这个编目转录如下:

一、著作

通信

新俄游记

赤都心史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

落鞞集(两篇)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3卷,第541—542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第169页。

骡子文学(两篇)

乱弹(约四十篇)

街头集(小调)

杂录

二、译述(上)

市儉颂(高尔基诗)

没功夫唾骂(别德讷衣诗)

解放了的 OQ(卢那察尔斯基剧本)

托尔斯泰短篇集(耿济之同译)

二十六个和一个(高尔基小说)

莫尔华(同上)

高尔基短篇小说集

四十年(不全)

第十三篇小说(帕甫伦科作)

三、译述(下)

高尔基论文选集

现实主义文学论

杂集(约十篇)

四、研究

中国文字革命问题

仓颉集(四篇)

中国新文字草案

从这个编目中可以看出,鲁迅最初是准备把瞿秋白的文章分为“著作”“译述”和“研究”三类编成四卷文集的,可能是考虑到书稿的内容较多,需要较大一笔印刷费用,所以最后只编选并出版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

另外,从这个目录也可以看出,鲁迅对瞿秋白的一些文集和文章名字进行了修改,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 OQ》的原来的题目是《解放了的董吉诃德》,高尔基的小说《莫尔华》的原来的题目是《马尔华》,帕甫伦科的《第十三篇小说》的原来的题目是《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这可能是鲁迅的书写时省略了一些较长的文章题目所致;另外,鲁迅还把一些原作者的名字有所改动,如把瞿秋白所翻译的“帕甫伦珂”写成“帕甫伦科”,把瞿